

走向

封闭的

美国精神



〔美〕 艾伦·布鲁姆著 缪青 宋丽娜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国八十年代末学术畅销书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作序

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

〔美〕艾伦·布鲁姆著

缪青 宋丽娜 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03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 / (美) 布鲁姆著; 繆青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3
书名原文: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ISBN 7-5004-1528-1

I. 走… II. ①布… ②繆… III. 价值论-相对主义学派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美国 IV. 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1582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336千字 印数: 1—5000册

定价: 16.5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政治哲学和社会思想的著名学者艾伦·布鲁姆的代表作。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学生》中，作者对以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相对主义价值论思潮所引发的种种社会表象：开放、多元化、自我中心、性解放……进行了透视。在第二部分《美国风格的虚无主义》中，作者追溯了欧洲大陆哲学和社会思想的发展脉络，对新思潮的自我、创造力、文化、价值等概念的历史内容进行了剖析。在第三部分《大学》中，布鲁姆展现了西方现代化思想史上，人们在理性、民主、思想自由问题上的激烈争论。结合美国文化变迁，作者指出了新思潮所引发的道德和社会问题不仅触及青年思想教育，也暴露了美国高等教育忽略人文传统，在知识论领域面临的危机。随着对新思潮多层面批判的展开，本书已转而成为一种正面的论述，为人们展示了当代西方文化、伦理、社会和政治思想的变化与特点。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Simon and Schuster, Inc.
New York, 1987
根据美国纽约“西蒙—夏斯特”出版公司
1987年英文第一版译出

译 序

缪 青

一向被人们视为具有开放精神的美国，它的思想和文化正在走向封闭，它的教育“败坏了民主，空乏了当代学生的心灵”，艾伦·布鲁姆教授在他的新著——《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用这番话向他熟知的美国世俗社会，向当下广为流行的以尼采、韦伯、海德格尔、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相对主义价值论思潮发起了挑战。1987年此书出版后，立即在欧美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哈佛、普林斯顿、牛津等著名大学的学者纷纷发表评论：“这是一部迷人的、启迪思索的著作，每一个关心其教育目标和性质的大学教师都应阅读它”，“这本书学识丰富、充满感情、文笔明快优雅，不时带有微妙和辛辣的讽刺，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整个西方世界，它应当为每一个思考大学教育的人所阅读”。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为该书作了序。

艾伦·布鲁姆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政治哲学，同时在耶鲁、康奈尔、多伦多、巴黎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他翻译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爱弥尔》，撰写了《莎士比亚政治学》。

一般而言，抨击流弊是需要洞察力和勇气的。尤其是当着社会上多数人还沉湎于流行的思潮，津津乐道其“伟大思想”时，这种批判就更需要魄力。从50、60年代开始直至80年代，随着尼采、韦伯、海德格尔、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相对主义价值论在美国的兴盛，“开放”、“多元化”、“自我中心”成了美国知识界和大众

文化的时髦字眼。“每个学生进入大学时都相信，或自称他们相信，真理是相对的”，“开放”是“我们时代的美德”。如果有人对这些新潮观念提出置疑，就会被看做绝对论者或君主主义者之类的怪人。但是，恰恰是在这方面，那些目光深远、独立思考的学者和思想家不仅看到了新思想取代以往思想的历史合理性，而且能够站在人类认识和思想史的高度来全面地评估这种合理性，敢于指出新潮思想的缺陷和不足，提醒人们在前行时应当深入思索。《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就属于这一类著作。它围绕着价值相对主义新思潮在美国知识界和大学生中的广泛影响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学生》中，作者把观察的视角对准了美国当代青年和大学生，对伴随着价值相对主义思潮而涌现的各种社会表象：开放、多元化、自我中心、性解放、离婚、爱欲……进行了透视。作者明确指出，这些表象背后的思想根基是舶来品，其渊源需要到欧洲大陆哲学和社会思想中去寻找。在第二部分《美国风格的虚无主义》中，作者追溯了欧洲大陆哲学和社会思想，从启蒙理性经由尼采的价值哲学到20世纪相对主义价值论的发展脉络，对诸如自我、创造力、文化、价值这些当代广为流行的价值相对主义经典用语及其历史内容进行了辨析。在第三部分《大学》中，布鲁姆展现了西方现代化思想史上，人们在理性、民主、学术自由等重大问题上的激烈争论，指出了启蒙理性的成功与失误。作者结合价值相对主义与美国文化融合的过程，指出新思潮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暴露了美国教育指导思想在知识论领域面临的深刻危机，必须重新调整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振兴通才教育。

布鲁姆清醒地意识到，像价值相对主义这样对当代世界思想、道德和政治事物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潮，其兴盛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因而他把自己的分析放置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论域中展开：1. 从西方现代化思想史，尤其是从启蒙思想到20世纪晚近现代化思想重大转变的角度，来考察尼采、韦伯、弗洛伊德

思想的出现及其影响，并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2. 从美国文化和社会思想发展的角度来讨论价值相对主义传入美国，尔后成为当代美国文化和青年运动的主要思潮的历史，为人们了解当前美国思想文化的变动特点提供了很好的参考。3. 作者敏锐地觉察到，相对主义价值论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不仅涉及到青年思想和教育管理方面的问题，同时也触及到了人类认识活动的深刻矛盾和知识论问题，需要在教育思想，在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关系方面展开深入讨论。以上三个层次的纵深开掘，使得该书在反思价值相对主义的特点及其带来的复杂社会影响的过程中，转而成为一种正面的阐述，“它刻划了西方文明近 20 年来在政治语言和道德语言方面所发生的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这样就使得本书成为一部涉猎当代西方文化、伦理、社会和政治思想的视野极为广阔的论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作家索尔·贝娄在本书序言中恰当地指出：“如果布鲁姆只是创立了一种驳论，就会被人置之不理。本书能够成为一部极其严肃的著作，在于它那映衬其论点的准确无误的历史背景。他令人羡慕地运用政治理论解释了下述这一切的产生发展，现代民主是怎样起源的，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卢梭及其他启蒙哲学家的观点，指出了它们各自的成功与失误。……它已不是在概述传统，而是在表述一个十分清晰的富于历史感的精确纲要，这是一部值得信赖的作品，它简述了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

二

要较为全面地分析一种思潮，除了注意它的主要特征，正面的和负面的社会效应外，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就是深入了解它在人类思想史的地位和产生背景。

20 世纪 50、60 年代以来，一种崭新的关于道德善恶、人类行为标准的语言开始在西方社会悄然兴盛，诸如自我、潜意识、存在、文化、价值、凯里斯玛……等等语汇已经广泛地见诸于人们

的日常语言。这种新语言的思想根基就是所谓相对主义价值论。新语言的逐步流行往往反映了新的思维方式的产生，它标志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和阐释发生了变化。从西方现代化思想史的发展来看，这些变化突出地表现为新思潮向启蒙理性（概略地说可以称之为早期现代化思想）所确认的真理观、伦理观、社会规范等一系列信条的冲击。

强调真理的相对性，主张价值、文化的多元化，是尼采、海德格尔、韦伯、弗洛伊德学说的共同特点。价值相对主义理论解脱了以往使人们囿于统一的善恶标准去判别人类行为的桎梏。像战争、性压抑、自杀这类事物用善恶的准则去衡量是难于处理的，而引入了灵活易变的价值观之后，这样的局面就消除了。“开放——相对主义使它成为面对多种真理、多种生活方式和多种人物所表现出的唯一合理态度”。相反，那些传统的拥有真正信仰（或许可以称之为理性绝对主义）的人倒成了危险分子。

在传统理性主义看来，一切事物包括传统宗教都必须拿到理性的殿堂予以审视，理性是至上的。价值相对主义则怀疑理性、科学的有效性，其阐发的重心则落在了那个“神秘莫测至高无上”的“自我”。尼采称之为“深渊”；弗洛伊德把它描述为“茫茫大海上的冰山之尖”；海德格尔、萨特把它定义为无所不包的“存在”。总之，人类在杀死了上帝、发现了理性的缺憾之后，又在塑造新的上帝——自我。

显然，循着新思潮拒斥理性、崇拜自我的路径“开放”下去，启蒙理性的基本原则势必发生根本性的动摇。的确，一旦人类共有的目标和公认的美德不存在了，社会契约还存在吗？新思潮对理性传统所确认的社会规范的冲击，在人们对何为美国最佳公民的评价中鲜明地表现出来了。按照美国建国者的思想，那些富于理性、敬业勤恳、诚实守法、深明“自由与人人平等”的教义、懂得美国历史的公民才是值得称道的。而价值相对论者则把“向所有人所有生活方式开放”放在了第一位。他们主张不应藐视任何

人的情感和行为方式。这样一来，人之间、文化之间的差异似乎消除了，反对歧视获得了更为充分的根据。然而在另一方面，推动人类追寻高尚、优秀品质的动力也消失了，即便这些品质找到了，也无须加以推崇。新思潮鼓励青年无偏见地看待一切事物，但是在漠视公共权益和法理的条件下，鼓吹无偏见难道不正好成为某些人、甚至违法之徒维护一己私利的口实吗？对此，布鲁姆不无感慨：“我恐怕今天美国人中那些最强调自我权益的人，也正是那些从自己的说教中捞取好处最多的人”。

价值相对主义思潮在 20 世纪的兴盛不是偶然的。就社会现代化而言，文艺复兴以后，上帝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理性与科学，把它们奉为未来社会的希望。然而，当人类社会步入 20 世纪后，科学技术发达的程度远远超过以往，但是理性社会并未消除战争、压迫和贫困。而且，两次世界大战的规模和残酷性在科学技术的参予后，更是前所未有的。“总得说来，科学使人的权力增加了，德性却未增加，它既增强了人行善的能力也增强了人作恶的能力”。这一切不能不使人们对于理性的效能产生深深的疑虑。就人的现代化而言，情形也并不乐观。在启蒙理性对传统宗教所做的批判性解构之后，人们在理性追寻的尽头发现了人自身，以往史诗和圣神所笼罩的世界，而今为普普通通的凡人所充塞，人面对着精神世界的空无状态。这一切迫使人们开始重温卢梭、尼采、韦伯有关理性的失误，有关信仰在理性社会不可或缺的有预见性的论述。

实际上，就西方现代化思想发展的脉络而言，在理性与信仰、科学与社会、文明与人性、民主与平等等重大问题上，以洛克及其思想影响下的英美革命为一方，以卢梭及其思想影响下的法国革命为另一方，双方始终存在着激烈的交锋。这些争论到了德国哲学那里，尤其是到了尼采那里开始转换了方向。尼采注意到，当理性战胜了宗教后，传统信仰消退了，而人却依然存在着对信仰的迷醉。在上帝的信念消解之后，人对善恶的评判开始呈现为价

值观念，正是那些无法为理性所支配的价值思想成为文化发展的根基。为了维系和发展自身的文化，人必定更为关注保有文化而不是普遍适用的理性真理，这正是文化相对论者所主张的。总之，在启蒙理性所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中，人在削弱传统信仰的同时又需要信仰。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教条化的无神论，在其登峰造极之处，势必走向自己的反面，只有宗教才是值得关注的。比照西方现代化思想史上关于理性与信仰关系的论点的前后变化，联系到中国现代化思想史上从“五四”运动激烈的反传统到后来转而重新发掘传统，我们不难看到某些类似的轨迹。

尼采对人的现代性的分析，开启了 20 世纪现代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许多新的门类范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韦伯的新教伦理、凯里斯玛现象都与尼采的价值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思想被称之为对启蒙理性的再启蒙。当然，从尼采、韦伯到海德格尔、弗洛伊德，无论就其学说的思想渊源还是就其学说的主旨而言，它们的论述并不限于只是对传统理性主义发难。不过，从西方现代化思想发展过程，以及社会对这些学说共同特点的推崇来看，20 世纪价值相对主义的兴盛，表现了早期现代化向晚近现代化思想的重要转变。了解这一转变，对于把握当代西方文化的一些特点，分析现代化过程中宗教再兴的社会现象，弄清文化研究领域一些长期争议的问题，理解国际关系范围内有关人权、价值、文化的讨论，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相对主义价值论观察到了各个文化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建构，指出了理性与科学的缺陷，反对对群体规范的一味盲从，承认个性、自我乃至各个文化的自主能动和创造，从而使人们在观察和评判事物时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认识到不同文化存在的合理性，这些无疑是对人类思想的重要贡献。例如，新思潮使人们看到了以欧洲现代化为标准来衡量其他文化的发展的狭隘性。但是，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往往是复杂的多层面的。提倡

无偏见与开放地看待一切生活方式，使得“从激进派到保守派都在赞赏人人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谁也不比谁更正确”。这样一来，伟大的历史人物在青年学生的心目中都是零，他们“拒绝向高雅的文化表现出虚伪的恭敬”。其结果是学生追求榜样和高尚情操的渴望消失了，理想教育失去了目标和动力。

在开放、多元化的浪潮中，人之间共同的追求和规范所剩无几。人们期待的就是不断地分离：人的分离、信仰的分离、家庭的分离，“我们都是些社会性的孤立主义者”。开放的婚姻指的是没有责任的婚姻（在原本的意义，婚姻本身就意味着责任）；开放的性欲带来的是性解放和女权运动。彻底的多元化和分离，其终点只能是个人。事实也的确如此，“自我中心”成了美国开放运动最诱人的口号。从自我出发，父母、妻子、丈夫、孩子都成了社会的人质。“自私不是道德的缺陷，也不是罪恶，而是自然必要”。为了设计和实现一个完满而充分的自我，“人们不会去冒相互依靠的风险”。

在书中，布鲁姆形象地刻划了一个开放中的自我：一个13岁的男孩在家中做数学作业的同时，观赏着MTV电视节目。这个孩子享受着几个世纪以来由先哲和英雄们浴血奋斗换来的自由，人类最发达的经济为他提供了舒适和闲暇，科学解开了自然之谜，为他提供了可供欣赏的电声与影视。然而，社会进步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颠峰呢？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他的雄心就是要模仿制作歌颂同性恋的流行音乐，并以此为手段获取荣誉与财富。这或许不啻是一幅物质生活富裕而精神生活空虚的写照。开放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志，本来意味着为青年提供更多的机会和优越条件使他们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人物，但是当开放来临之际，人们却惊讶地发现，青年人并不具有特别想要成为什么理想。

记得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这句话用来表述一个深刻思想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结果却与其本意大相径庭是颇为贴切的。无论是尼采、韦伯还是弗洛伊

德，他们关注价值和自我的主旨意在破除理性的陈规，高扬人的创造。然而，价值多元化理论本身又的确潜藏着滑向虚无主义的极端倾向。既然每个自我、每个文化都是合理的，那么推而极之，群体和社会的共同规范就瓦解了，正义与邪恶、崇高与卑劣、真理与谬误的界限就殊难判定，从而导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只要有所信奉，有他自己的价值择定，不管其信奉或价值的内容如何，就是好人。60年代美国许多街头团伙和黑社会头目都大言不惭地标榜自己的存在“价值”，因为他们“有所信奉”，而那些循规守法的正人君子面对这些横行街头的牛二，反而忐忑不安。的确，既然“自我”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也就意味着一切都是不合理的，自我成了纯粹的虚无，从而导致人的心灵的空虚、焦虑、紧张和迷茫。“人类进步达到了颠峰阶段，竟然到了承认人的生活价值毫无意义的地步”。显然，如果听任相对主义价值论的负面效应随意发展，势必导致人类社会规范的荒废、创造精神的衰颓、人类进步和合理目标的虚幻。循着这样的道路“开放”下去，恰恰与开放的初衷背道而驰，其结果只能是人类思想和创造力的封闭。为此布鲁姆大声疾呼，要对相对主义的极端倾向在未来的专横保持警醒。

在指出了价值相对主义的主要特征，分析了它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及其为纠正理性的失误而引发的新的社会问题之后，布鲁姆郑重地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西方理性主义发展到顶峰转而拒斥理性，这样的结局对我们是否在所必然？”

三

在摆出了美国青年和大学生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分析了支撑其后的思想基础——相对主义价值论之后，一种简单的做法就是把前述负面的社会效应归咎于前人思想的误导和当代青年的道德堕落。布鲁姆没有这样做。其逻辑很明显，站在现代化思想史的高度来考察卢梭、尼采、韦伯的学说，尽管人们不能同意他们的

全部论点，但这些学说都是严肃思考的产物，其本意在于破除陈规引导人们走向崇高，思考自身的责任和使命。这与那些后学们的庸俗化见解正相反对。布鲁姆还认为，美国青年“力所能及地不过是摆弄现成的观点和文化”，他们尚不能体认高深思想的全部意义。那么前述问题又是怎样发生的呢？作者着重从价值相对主义与美国文化的关系，美国学术界在认识和传播新思潮中存在的偏颇两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显然，外来的思想要想能够在本土文化中生发，必须寻找相互之间的结合点。美国本土哲学“就是每个人自己做决定，以每个人自身的天赋才能决定自己的事”，这也是美国民主的原则。不过，它又是同以理性为基石的社会契约、法理社会相匹配的，形成所谓自然权利。相对主义价值论所推崇的自我，很容易同“自己做决定”相融合，从而迎合一些人希图“随心所欲地生活”的胃口，而多元化的价值抉择恰恰削弱了自然权利的理性内容，其结果是激进的民主理论所领悟的“充分的自由，只有在意识不到政权和道德时才可获得，让人丝毫不感到压力的办法就是劝他们别去理会什么是善良”。加上追求新奇、笃信平等的美国大众，把好事情总要弄到人人都有一份的地步，新思潮便开始在美国大行其道。对于公众这种赶时髦的心理，卢梭曾有过精彩的论述。他发现，许多一个世纪以前会成为宗教狂的人，在他的时代却成了狂热的自由派。卢梭认为这些人并不是真正的理性之人，而是些顺应潮流者。这种变成偏见的理性是最坏的理性。因此，理性时代的学者和大学要成为思想开放的典范，其最重要的职能就是保护理性免受理性的伤害。卢梭的看法，在我们高扬民主的20世纪依然是发人深省的。

当然，就德国哲学的惯常的晦涩语言而言，它并不适合讲求快当实用的美国大众的口味。因此，新思潮得以传播和流行，始做俑者还是美国知识界、教育界。40年代，当新思潮刚刚步入美国学术界时，学者们曾把它视为社会科学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

命”，人们在注意到思想破除理性绝对主义的披坚执锐之处时，却忽略了它滑向相对主义的极端倾向。此外，在商业气息浓厚的美国，大学课程设置对自然科学、经济学科的重视远远超过人文哲学学科。60年代许多大学甚至取消了哲学和思想史课程。这种偏重专才教育、忽略通才教育的结果，使得80年代学院的教师“忽然发现自己正在面对一大群知识贫乏、没有教养的学生，他们没有丝毫知识分子的味道”。而通才教育的主旨，正在于培养学生能够深入地思考和探索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对思智和知识整体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总体性的把握。布鲁姆认为，美国知识界教育界许多人对新思潮不加分析地片面推崇，从认识论角度来看，恰恰反映了他们把握知识和事物整体的信念和能力的衰退，而相对主义价值理论从拒斥理性走向虚无主义也导源于此，这正是美国知识界所面临的深刻危机。为此，作者提出必须加强人文科学，重新审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者的关系，倡导对思想史和经典名著的学习，振兴通才教育，向学生展示人类在人文、历史、科学方面的重要思想，以及在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做过哪些探索。

四

纵览全书，布鲁姆围绕着现代化思想史、美国文化的变迁以及知识论等方面对价值相对主义的分析 and 批判是严肃的、深刻的。这种反思以及书中所展开的有关现代化思想的激烈争论也表明，那种试图到西方寻找伊甸园的想法是多么的不足取。当然，布鲁姆教授的这部内容丰富、视野广阔的论著并非无懈可击，或许可以说它的缺陷与其优点几乎同样明显。

首先，布鲁姆对60年代美国青年运动颇多微词。考虑到60年代美国大学生积极从事反对对外侵略战争、反对种族歧视、反省自身的历史，人们对上述指摘应当予以分析。其次，布鲁姆那番回到传统经典著作的召唤，对于一贯不大重视传统的美国文化来

说，或许不失为一种选择。但这无论是对抗衡相对主义还是振兴通才教育都仍然是不够的。新的时代必须有新的理论思维来解决新的矛盾。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布鲁姆在批判价值相对主义的过程中已经感触到了认识论、知识论方面的深刻矛盾，他说：“谬误的确是我们的敌人，但它自身却向我们揭示出真理，在这个意义上谬误得到我们的敬重。那些在一开始就完全没有偏见的思想是空洞的”。为要引导青年寻求不带偏见的信仰，并且又要热爱真理，布鲁姆建议，由他先来栽种鲜花，然后再由人们来割掉。布鲁姆的这番感触如果上升到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应当不难理解。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在认识一个复杂事物（例如现代化）时，往往需要经历正面的、负面的多次反复后才能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片面趋向于全面。随着人的认识进一步发展，今天的全面在明天看来又有可能存在着片面性。

相对主义者十分推崇人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布鲁姆严肃地指出，选择的后果却决然不是随心所欲的。人生的重大选择都可能是一场巨大的冒险，会给人带来种种难以承受的后果。如果没有这些后果，选择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因此，一个人如果意欲郑重地生活，就必须正视下述问题：理性与信仰，自由与必然，民主与专权，自我与他人，至善与邪恶……。但是，尽管作者已经体认到事物的矛盾运动，他对辩证思维的理解却是相当偏狭的，仅仅把它看做人试图在思维中消解矛盾达到完美同一的方法。这显然削弱了他对虚无主义的批判。

尽管作者本人并未指出，但他从思想史、知识论角度批判新思潮，也提出了社会思想领域内的一个重大课题——在未来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高扬理性而不使之僵化，尊重价值创造而不走向虚无。这很可能是一个重大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课题。

随着 80 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我们打开了国门。在 20 世纪末的中外文化的新的交汇中，在美国时兴的尼采、韦伯、海德格

尔、弗洛伊德的学说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中国青年和大学生的注意。新的思潮来了，凭一时新鲜而盲目推崇是不足取的，看到一些问题就急于封杀也是不足取的。二者都忽略了一种思潮产生和流变的复杂的、多层面的思想史和社会背景。上述浅近的思维也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中国思想家孙子说过：“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看待军事思想是如此，看待一种文化和思想也是如此。在我们现代化的长过程中，保持思想开放是极为重要的。历史上的国人尚能以宽广的襟怀通西域、叩中亚、南下印度洋交融各国文化，今天，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人更应当也完全能够以涵容世界的气度，把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当做一个大书架，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这里应当强调，开放不仅是引进，它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是能动地寻求挑战，是一个民族对自身优秀文化充分自信的表现。那么，在开放的进程中，对扑面而来的诸多价值和思潮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振兴民族文化的伟业中不使目标流于虚幻？《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针对当代西方主要思潮——相对主义价值论，在思想史、美国文化以及认识论方面所展开的讨论和发问，为我们的比较、选择和思考提供了颇有裨益的参照。